

隆重推出 古龍先生經典名作

(台灣) 古 龍 著

飛花逐夢



飞花逐月

上册

古龙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90 号

责任编辑:王子文

封面设计:书生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飞花逐月/古龙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1994

ISBN 7-80074-897-9

I. 飞… II. 古… III. 长篇小说-侠义小说-中国-现代
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4)第 02220 号

飞花逐月

(台湾)古龙 著

出版者	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 130 号 (邮政编码:100010)
经销者	新华书店经销
印刷者	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字 数	600 千字 30 印张
版 次	1994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	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10000 册
书 号	ISBN 7-80074-897-9/I·343
定 价	19.80 元

内容简介

万顷西湖水贴天，芙蓉杨柳乱秋烟。

山清水秀的江淮地区，怪事连续发生，神药名医一个个悄然失踪，而隐退江湖数十年的武林高手却相继出现。皇帝密诏失而复得……

神通广大的魔帮，白羽令门，黑白剑使，铁甲神兵，艳欲杀手争先亮相；王府、衙门、捕头、侠客义士各显其能，搅得天暗地昏，尸横遍野，郡主、民女、艳妇竞相投怀送抱。使小剑帝穿花林越柳巷，独得人间风流。

武林争杀惊天动地，男欢女爱，情浓意蜜。故事情节生动引人，丝丝入扣，是古龙先生的得意佳作。

目 录

第一章	华佗再世 扁鹊重生	1
第二章	千思百虑却有一失	34
第三章	风月场中呈风流	61
第四章	卖弄风骚戏英雄	113
第五章	踏龙潭 生死未卜	158
第六章	闯虎穴 以柔克刚	191
第七章	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	228

第一章

华佗再世 扁鹊重生

东汉的华佗先生，能破腹背，湔肠胃，刮骨疗毒，也就是能动大手术，在胸腔和后背开刀，把人的肠骨拿出来洗刷一下，再放进去，那时代，没有科学的麻醉设备，华佗先生的麻醉方法，是用一根银针，刺入人的穴道。

一代外科神医，却被生性多疑的曹操，拷死在狱中，但最可惜的是华佗先生在临死之前，把一部可以活死人，肉白骨的医书，交给狱官，狱官怕曹操查出来受到株连，竟然不敢收受，华佗先生一怒之下，把书给烧了，绝代医学，就此失传。

战国的扁鹊先生秦越人，能够以诊脉象，洞见五脏的症结，药到病除，那种惊人的判断力，就算用现代最新的科学检查方法，也无法和他诊断病情的能力相比，可惜的是这位胸怀神术的内科大夫，竟被秦国的太医令李醯嫉妒杀害，名医神术，随人而逝。

这两位历史上的医学天才，遭遇悲惨，故堪浩叹，但他们如果肯早一点收个门人、弟子，承其医钵，也许能把中国

这种内、外科的神奇医术，传诸后世。

很可惜的是，他们没有。

江山代有人才出，一千多年后，江南的金陵，又出了一位名医，赵百年。

赵百年驻诊的地方，叫永乐堂，原本是金陵城中一条很僻静的巷子，但这条巷子，却因赵大夫的名气，热闹起来，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。

赵百年悬壶十年，医好的病人，不下数万之多，其中有很多是群医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。

三年前封藩金陵的七王爷朱豪，忽然生病，而且病得很重，金陵王府中三位御医会诊，竟然找不出致病的原因，不敢下药，只好把赵百年请入了王府，赵百年诊过脉象，立刻振笔疾书，开了一个药方子，七王爷吃了一贴药，病体就霍然而愈，三位御医觉着面子挂不住，同时上了辞呈，七王爷没有慰留，每人送了五百两银子，三个御医同时离开了王府。

七王爷很佩服赵百年的精湛医术，亲手书了一块“一代国手”的金字匾，送给了赵大夫。

这块金匾，不但使赵百年成了江南皆知的名医，也使金陵城中虚衔六部的公卿、都抚、布司、将军府，都对他另眼看待。

事实上，赵百年医术的成就，已到了一次诊断，能判生死的境界，他诊断服药三帖，七天能好的病，决不拖过八天，诊断十天必死之病，也不会活到第十一天。

有一个流言在江南境内的传说是，赵百年不但能着手回春，而且还能为人续命，传说的主角是富甲扬州的大盐商胡

胡子镜，染病求医，赵百年诊过脉象之后，断言他只有七天的寿命，要他立刻回去，准备后事。

胡子镜想到了自己拥有的庞大财富，死了也不能带进棺材，但至少应该办一场空前绝后的大开丧，落一个身后哀荣，但又不放心交给妻妾儿女去办，可是七天的时间，实在太短，纵然金银如山，人手众多，也是筹备不及，心发奇想，要求赵百年给他续长一个月的寿命，愿以万两黄金作为酬谢，想不到赵百年竟然一口答应，配制了三十粒续命金丹，要胡子镜日服一粒，果然使胡子镜多活了三十天，丹尽命绝，无疾而终。

胡子镜死于两年之前，那场丧事，确实办得轰动一时，白绫遮天，素花铺地，绵连十余里，由丧宅至墓地一片素白，凡是参加送殡的人，每人送一件白绫长衫，外带白银十两。

胡子镜活着的时候，没有做过什么好事，死后却大破吝啬囊，十两银子，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帮人做上两个月的长工，也未必能够赚到，现在只要花上一天时间，有吃、有喝、还有十两银子可拿，热闹可看，谁不肯去，那一天，简直是人山人海，由丧宅排出来的长龙，直到墓地，估算总有近十万人之多。

这场丧事，果然是轰动江南，过了两年之久，仍为人津津乐道，连带胡子镜万金续命的事，也一直传诵不绝。

有人向胡子镜的家人求证，胡家人的回答是不明内情，是真是假，只有胡子镜一个知道，但胡子镜人已死去。

也有人问过赵百年，赵百年只是摇头苦笑，不肯承认，事如春梦了无痕，这就成了一桩难解的疑案。

这是个深秋的早晨，霜寒很重，但永乐堂的大门前，已然排满了人，秩序井然，没有一点喧哗、吵闹之声。这也是多年累积成的规矩，除了每个月的初一、十五，赵百年休息之外，大部份的日子，天未亮永乐堂大门外，就排满了等候看病的人群。

霜寒尤胜大雪天，不少人在晨霜严寒下微微颤抖，但却没有人发出一句怨言，赵百年的精深医术，对一个病人而言，确有着冒寒等待的价值。

日上三竿时分，永乐堂两扇关闭的大门，突然大开，排在门外的病人，依序行入。

赵百年的诊病室，相当宽敞，分为内外两间，外间放着很多长条木凳，供病人休息，里间赵百年诊病的地方，内外之间，有一道竹子垂帘开。

永乐堂也是赵百年开的大药铺，药物十分齐全，赵百年开出药方子，就在永乐堂药铺抓药，如果病人不愿用永乐堂的药物，赵百年也不会勉强，诊病费是一两银子，药钱另算，但从来没有一个病人，拿着赵百年的药方子，跑到别的地方抓药。

一两银子的诊费，实在很贵，但病人有病人的订算，别的大夫，虽然诊费便宜，但十付药未必能把病医好，赵百年诊费虽贵，但一付药可使病体痊愈。

赵百年看病很快，诊过脉象，立刻处方，前后不过是片刻工夫。

但今天，赵百年似乎遇到了困难，搭在病人脉门上的右手，良久无法拿开。

赵百年自负能诊脉断病，所以，很少看病人的形貌，现

在，他不得不抬头看看病人了，病人很年轻，长眉入鬓，鼻正口方，也许是太瘦的原因，两个眼睛显得大了一些，但却大而无神，脸色黄里透白，病情一眼可见。

自嘲的苦笑一下，赵百年暗暗忖道：想不到啊！这天下竟有我赵百年诊断不出的病情？“你病了多久？”赵百年想从病人的回答中，找出致病的原因。“三个多月，听说大夫的医术超绝，特地赶来求医。”“噢！”赵百年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我诊脉下药，十数年如一日，从来没有犹豫过，可是你的脉象很奇怪？”“奇怪？”“是的，你的脉象强弱不定，似实还虚。”

年轻人苦笑一下，道：“以大夫的神术，难道也无法医好我的病势？”

赵百年目光转动，仔细打量一阵，脸上突然泛现出惊异和兴奋混合的神情，道：“年轻人，你贵姓啊？”

“在下萧寒月。”

“萧公子，可否等一下，让我先看别的病人，今晚上，我仔细研究一下你的病情？”

“这个，寒月恐怕……”

“萧公子，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尽管请说？”

萧寒月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大夫，我在金陵举目无亲，病势又日渐沉重，无法谋职作工，全身所有，不足三两银子……”

赵百年拂髯微笑，道：“萧公子，别为医药费用担心，你的病情，十分罕见，我倒希望萧老弟给我一个机会，求证一下我的医术？”

这时，突然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，道：“诸位乡亲父老，救命要紧，请诸位让一让……”

赵百年站起身子，行了出去。

萧寒月沉吟一下，跟了出去。

只见一个三十左右的青衣大汉，跑得满头汗水，后面紧随一张软榻，上面躺着一个病人，棉被覆体，不知道是死是活。

那大汉一见赵百年，兜头一个长揖，道：“大夫，你发发善心，救救拙荆……”人也跪了下去。

“请起，请起……”

赵百年扶起青衣大汉，接道：“尊夫人生的什么病呢？”

“难产，大夫，只余下一口气，你一定要救救她！”“放下来给我看看。”

两个抬软榻子的大汉，放下软榻，赵百年揭开棉被看去，只见一个腹部隆起的少妇，双目紧闭，面色如纸，似是已经死了过去，全身僵卧不动，但两道柳眉却紧紧皱在一起，好像死得十分痛苦。

青衣大汉急道：“大夫还有没有救？”

赵百年点头微笑道：

“我试试看吧！赵福，拿银针来。”

一个十八、九岁的青年，捧着一个玉盘行了过来，玉盘上放着银灯、木盒，银灯已然点起，火焰熊熊。

赵百年找开木盒，取出一支五寸长的银针，在火上烧过，又用一块白纱拭过，看了青衣大汉一眼，道：“请拿开尊夫人前胸衣襟。”

这时，候诊的病人，都围了上来，站成一上圆圈。

救人要紧，那大汉也顾不得众目睽睽，解下了少妇衣襟。赵百年略一沉吟，由少妇的双乳之间一针刺下。

他似是很有把握，拔出银针之立刻拉上棉被。

青衣大汉望着赵百年，茫然说道：“大夫，扎一针，成么？”

“你看她，不是醒过来了么？”

果然，那少妇已舒开眉头，缓缓吁了一口气，睁开了双目，但见四周的人，都瞪着眼睛看她，羞得又急急闭上了眼睛。

那青衣大汉高兴的趴在地上，对赵百年磕了一上响头，道：“大夫，你是活神仙，救苦救难的万家生佛，我……”

赵百年笑一笑，拍拍那大汉肩膀，道：“快去找个接生婆，你有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。”

那大汉更是欢喜，取出一锭银子，放在玉盘中，招呼众人抬起软榻，匆匆而去。

“神医，神医，死去的人，能够一针救活。”

不知何人，大叫起来，候诊的病人，立刻随声附和，一片呼叫神医之声。

萧寒月目睹赵百年一针救命的神技，心中大为佩服，决心留下就医。

赵百年处方很快，天到中午，已然看了五十八个病人，但是病人太多，候诊室仍然挤满了人。

萧寒月冷眼旁观，心中暗道：这赵百年虽然一天能赚上三四百两银子，但也是辛苦的很。

赵百年虽然想早些休诊，但受不住排候的病人苦苦哀求。直到夕阳下山，才算停了下来。

萧寒月苦等了一天，虽然咬牙苦撑，仍是支持不住，靠在一处屋角，晕了过去。

醒过来，发觉自己躺在一间雅室中锦榻之上，案上红烛

高烧，赵百年正站在锦榻之侧，急急挺身坐起，道：“大夫，这是……”

“我的客房，萧公子，躺下去。”

萧寒月缓缓躺下，看了赵百年一眼，目光中满是感激之情。

“萧公子，不用感激我，对我来，一个病人能让我无法下药，是一件十分罕见的事。”

萧寒月黯然一笑，道：“大夫的医术，寒生是亲眼所见，神技精湛，天下名医，恐已无出其右，药医不死病，大夫无法下药，只怪萧某是命该如此，大夫何必为此不安。”

赵百年拂髯微笑，道：“萧公子，你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希望你帮助我，找出病因，你肯留下来，是帮我的忙。”

“寒生虽然读过几年书，但都是经传兵略，对星卜医术之学，却是从未涉猎，恐怕……”

赵百年接道：“你只要据实回答我问话，我相信可以找出你的病因，萧公子，昔日扁鹊先生秦越人，诊脉象，能调查病人的内腑症结，着手回春，赵某不才，也不愿古人专美于前，所以，一旦遇上我不能下药的凝难杂症，赵某就情难自禁，不找出病因，决不罢手。”

萧寒月哑然一笑，道：“大夫，难道你还能为人添寿续命？”

赵百年神情肃然的沉思了片刻，道：“续命也许赵某无能，但添寿却非难事，经脉五腑，各有专司，通经调脉，护其腑脏，活上一百多岁，在赵某眼中相信可以办到。”

萧寒月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大夫，这么说来……”

“萧公子，我只是为人医病，那必须病人的生机未绝，如若他经脉枯槁，生机全失，我也是无能为力，所以，赵某的

病人，也许很多是无药可救。”

“大夫，如是未雨绸缪，早作调护呢？”

“那就上千天机了，萧公子，咱们还是谈谈你的病情吧！”

“是是是，大夫请问，寒月当量情奉告。”

赵百年盯住萧寒月脸上瞧了一阵，道：“就脉象而论，你五脏完好，经脉未枯但奇经八脉之内，却有一股活跃之气，奔腾不驯，大盈若亏，萧公子，你服过什么奇异的药物没有？”

萧寒月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，寒月出生贫门，幼年丧父，十二岁即帮人放牛，以助生计，母子们相依渡日。”

赵百年道：“萧公子，你似乎是读过不少的书？”

萧寒月笑道：“家母出身诗书门第，寒月从母读书，倒也读完了四书、五经。”

“令堂是一位才女子。”

萧寒月点点头，道：“才女二字，家母应是当之无愧，她不但通晓诗书，而且善画能琴，针绣女红，无一不精，寒月家中最值钱的，就是一具七弦古琴，……”

说到此处，倏然停住，赵百年也未再追问，话题一转，道：“萧公子，你好像说过，你得此病，只有三个多月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怎么会得此病？”

萧寒月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在下好像岔了气……”

“走火入魔，萧公子，你会练气？”

“是的，寒月轻率躁进，练气岔入奇经，落此下场，也是自作自受……”

赵百年连连点头，道：“气岔奇经，非关病情，我虽然精研病理经穴，但却未习练气之术，但个中道理，应该相同，萧

公子今日见我用银针过穴之法，救一孕妇，保他们母子平安。”

“大夫一针救二命，不愧神医之誉，寒月苦苦思索，却想不出大夫下针之处，和那孕妇的病何关？”

赵百年道：“萧公子，你也懂针穴部位？”

萧寒月道：“在下不懂针穴，但因学习练气之术，对脉穴部位，倒是知道一些。”

赵百年颌首微笑，道：“关于那孕妇的事，其实说穿了，也不足为奇，那孕妇腹中之子，早已成形，已经过了生产的时间，一手脱出胎盘，竟然抓住了那孕妇的心拴，那孕妇心疼气闭，我那一针扎在了胎儿手上，刺激他五指松开，孕妇自然得救，胎儿也可顺利生产了。”

萧寒月道：“果然是高明的很，孕妇的病情固然是匪夷所思，但大夫判断病情的能力，更非常人能及了。”

“此种病例，万难见一但心于脉象，息息相关，善诊脉象的人，不难查出病因……”赵百年傲然一笑，接道：“赵某虽然不敢自比秦越人，洞察五腑，着手回春，但自信诊脉判病之能，很有心得，如论病情之杂，萧公子的病情，尤过那孕妇十倍。”

“噢！大夫的意思是……”

赵百年道：“严格说起来，你不是有病，气岔奇经，自成怪症，我虽诊你脉象，竟无法断论病情，你经内淤气，尚未凝固成形，堵死经脉，就赵某医术所知论断，应该有救，不过……”

“大夫，尽管下药，寒月死中求生，能否医好，早已不放心上了。”

“不用药，我要用银针通穴之法，引出你淤集于奇经之气，

但生死之机各占一半，要不要医，你要自作主张了。”

“纵是九死一生，寒月也要一试，何况，还有五成生机。大夫，请用针吧！”

赵百年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！你脱下上衣，伏在榻上。”

萧寒月尽褪衣衫，赤裸上身，伏在榻上。

赵福送上银盘针盒，赵百年一口气在萧寒月的后背上刺下七枚银针。

七针分刺在不同的穴位上。

赵百年对自己技艺，似是很满意，看看刺在萧寒月背上的银针，笑道：“七针渡穴的手法，我也第一次施用，这七针使你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中滞止的真气，交汇流通，我落针之处，都是你经穴的交触之点，我相信纵然是华佗重生，扁鹊还魂，用针的手法，也不过如此罢了。”

萧寒月道：“老前辈手法高明，在下已经有着振—流动的感觉了。”

赵百年脸上泛起一股喜之色，道：‘好！告诉我详细的情形……’

萧寒月还未来得及开口，忽觉得香风拂动，一个身着翠绿衫裙的少女，跳跳蹦蹦的冲了进来，娇声道：“爹，都快子夜了，你怎么还不休息……”

忽见一个陌生男子，脱光了上身，伏在床上，不禁一呆，俏丽的双颊之上，飞起了两朵羞红，正要转身退出，却听赵百年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幽兰，还记得爹给你谈过的，七针通脉的针法吗？”

赵幽兰点点头，道：“女儿记得。”

赵百年道：“这种下针之法，是针灸之术，中最难的针法，

七针之错，打通了他全身的经脉，认位针穴，不得有丝毫的差错，每一个落针之点，都是经脉交汇之处，爸指给你看……”

转头看去，只见萧寒月已拉了一床被单盖住上身。

赵百年一皱眉头，揭去萧寒月身上的被单，指着落针穴位，讲给赵幽兰听。

他苦嗜医术，忽视了男女之间的礼方。赵幽兰虽然在听，但脸上羞红一直未退，好不容易等到赵百年讲完，立刻转身逃了出去。

望着赵幽兰消失的背影微微一笑，赵百年转向萧寒月望去，笑道：“萧公子，我这个女儿，颇有天份，已得我几分真传；我倒希望她能尽得我医术上研究心得，免得重蹈古人覆辙，像华佗，扁鹊一般，医术随人而逝。”

“是是，赵先生虎父龙女，赵姑娘必能承继你的绝世医术。”

萧寒月虽在口中答话，但脸却埋在臂弯之中。

赵百年暗暗点头一笑，拔出萧寒月背上的银针，道：“萧公子请好好在此休息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”

萧寒月在赵府中留了三天，这三天对他变化太大了，不但滞止在奇经八脉中的真气，开始疏散，而且，每次打坐运气，真气能立刻通达四肢百骸，完全进入了另外一层境界，脸上的病容也一扫而光，代之而起的，是一种红润的脸色。

赵百年医务太忙，知道萧寒月病好之后，就没有再来看过他。

萧寒月搜遍全身，只找出三两银子，想想这几日在赵府